

美中分團報告

萬玉珊

芝加哥生活動態

• 新梅的話

惠群

各位基督內的兄弟姐妹們：首先敬祝上主天主的寵愛時時與各位同在。在此向各位致千萬分之謝意。八月一日，不小心跌了一個大跤，住了三天醫院，MRI 的結果发现 knee-cap fracture in three spots.感謝好天主，不須開刀，如今回到家裡要用 walker 走路。並有復健師來舍下助我，加上團體好友們的祈禱，相信好天主會讓我好得特別快！因為好天主是那麼的偉大，祂每每都俯聽祂子女們的祈求。為此一再特別感激每一位寄卡及透過 LINE 群組的愛心，慰問及鼓勵，求我們的主基督，我們的天主特別降福各位萬事順吉，愈顯主榮。阿們。

後記，新梅復原得又快又好，一星期後，復建改為一周一次，扶手拐杖在兩星期內也不需要了。

• 愛心口罩

惠群

知伸的太太明倩親自設計縫製 4 個愛心口罩送給我們，我們戴上去中國城新開張的 88 超市，還去了附近的雜貨店，走在街上，還蠻引人注目。兩個女兒工作單位開始裁員，有高階層經理級也有年資最淺的職員，哎，每次家裡收到快遞信封時，大家都心驚一下。面臨這個時節，也引發兩個孩子開始祈禱，仰賴天主。



明倩「親手」設計縫製的口罩

亞特蘭大生活動態

• 張必剛神父

周懋英

必剛神父與先夫何文友是第一批學生由鄭神父帶到西班牙留學的。文友兄告訴我，抗戰時期張神父曾經參加過游擊隊，張神父被紐約市的中國老人稱為黑衣主教，因為他帶領著他們到紐約市政府前靜坐請求和當地的老人一樣的福利，結果批准了，這是 45 年前的事。

一九七八年我們一家移民到美國，住在西維吉亞州的煤礦小鎮四周環山，居民都非常友善，但我初次離家而且人生路不熟語言又不暢通，非常苦惱，我每天走路上班時不斷地望著藍藍的天空，無語的問蒼天，我要在這裡過一輩子嗎？張神父似乎知道我的苦惱，時不時會自己開車從紐約來探望我們，我每次都把我的煩惱苦悶向他傾訴，他除了為我降福還眯著眼睛告訴我日子會一天比一天好的，每次他的到訪都給我無限的鼓勵，我感到神父對我的關懷鼓舞了我，我再也不覺得困苦生活的委屈，他到處旅遊聖地都給我們帶來十字架，其中一個是從耶路撒冷來的。我們的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我家三個孩子的婚姻都是張神父主持的彌撒，我覺得很平安，而孩子們因為他的降福，都很幸福快樂的生活著。當他為女兒的婚事做彌撒後，我告訴他這是最後的一個了，很不捨得地問他「終日匆匆忙忙風塵僕僕到處奔跑將來生病了怎麼辦？」他告訴我天主自有安排。他後來在溫哥華華人教堂工作，有一天我們收到他的信他說他退休啦，然後不久又聽見說他生病了，溫哥華教友們成立了一組人馬，輪流的服侍張神父，因為他的化療引起高熱，教友們毫無怨言不時跟他一起往急救中心跑，他的弟弟張必健醫生來探望他，告訴他教友們太累了你又何苦呢，次日他就昏睡了，文友兄的表妹在他耳旁告訴他神父你走好，我們會為你唸玫瑰經的，我和文友兄到的時候他已經走了。當天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為他念玫瑰經。我忽然覺得天主為他最後在世上的生活做了最好的安排，中國人的養兒防老真是行不通了。

新冠狀病毒在世上爆發，打劫破壞到處發生，我學會了自己過活打理自己，每日往公園走走路、看看藍色的天空，禁不住問問天主，這種日子要到什麼時候才完？依稀彷彿我聽見張神父告訴我日子會慢慢地好，我釋懷笑了。我的信德並不够強厚，所以常常都會為大小煩惱擔心，但是最近我忽然覺得我應該對所有的大小煩惱處之泰然，既來之則安之，一切自有天主的安排。

• 教友聯誼會

燕萍

自今年二月份開始，Atlanta「教友聯誼會」已停止聚餐直到現在，電話中和教會朋友們聊天時，都說很懷念我們一起聚餐的美好時光。疫情何時了？無語問蒼天

「教友聯誼會」是由 Atlanta 退休教友組成的團體，每個月定期在餐館聚餐。這要追溯到 2005 年底治明和我搬回 Atlanta 後，由於那時沒有自己的教堂，分區的查經班都在晚上聚會，白天沒有什麼活動，因此我邀請幾位教友家庭主婦每個月到餐館聚餐，飯後輪流由一位教友專題分享信仰生活。聚了幾次餐後，我們正式取名為「Atlanta 華人天主教主內婦女會」。

次年大家都覺得有必要邀請我們的另外一半來參加，因此自從有男仕參加以後，我們把會名改為「教友聯誼會」，直到現在已有十五年的歷史了。雖然現在我們已有自己的華人天主教堂(耶穌聖名華人天主堂)，但是大家都有共識，覺得仍舊有在餐館聚餐的必要。餐館有可坐十五、六人大圓桌，很適合我們飯後討論或交換生活心得，每次參加人數約二十人左右，所以大部份時候要用兩張較小的圓桌，飯後再請另外一桌的人搬椅子過來一起來做專題分享。有時遠道神父來 Atlanta 時，我們也邀請他一起來和我們用餐，例如最早期來的孫柔遠神父，及後來的饒志成神父等等，可惜找不到當時一起聚餐的照片。

下面是十年前拍的照片和大家分享，其中有些教友因搬家等原因而退出，但又有新的教友進來，所以大致還是保持原來人數。那時何文友大哥還在世，也參加我們的聚會，何大嫂周幗英當年在做事，所以沒有參加。神修小會的李秀萍也是我們中的一員，老團員們大概都認識她。

今年九月的第二與第四主日彌撒過後，我們幾位教友到教堂的一個教室一起分享當天的福音與書信心得，也分享讀聖書以及個人的祈禱靈修生活，隨後我們談到唱聖歌也是一種靈修。不知那聖人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唱聖歌是祈禱的兩倍」，假如我們把心神整個投入到歌詞的內容，的確可以收到祈禱的功效。而且我們可以利用不必太用腦筋工作的時候，例如整理東西、打掃、做家事等等一邊做事一邊唱聖歌，一箭雙鵰，也是一種靈修方式。下圖是分享小組的部份成員：鄭治明、傅燕萍、盧玫君（心怡以前的畫畫老師）、周幗英(何文友大哥的夫人)。我也加入服務團的白髮族群，不染髮了！省時省事，感覺上髮質比以前健康，頭髮也掉的少了。治明是異類，八旬老翁頭髮還是黑溜溜的，好厲害的基因！





● 追憶基督服務團北美第一次聚會 ---1969 年 7 月芝加哥

治明

不久前在翻閱舊照片時，看到好幾張北美服務團第一次聚會的珍貴照片！那次聚會是於 1969 年 7 月份在芝加哥舉辦的。那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會議，對後來服務團北美區團的發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讓時光倒流：鄭爵銘神父在台灣短短幾年辛苦耕耘下，感動、影響了許多大專天主教青年。可是他英年早逝，1964 年就回歸天鄉。他心愛的同學們已各奔前程，分散到海內外；可是鄭神父「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呼喊：「痛苦的弟兄要我們去拯救，愚昧的同胞要我們去教化，紊亂的社會要我們去整理，固有的文化，基督的真理要我們去保障與發揚 --- 改造世界，興教建國需要新的青年」的期許仍然縈繞在他們的心頭。他們好像一群迷失道路的羔羊，前途茫茫！慶幸台南賈彥文副主教願意繼續在成大領導，張宇恭神父學成回台灣到輔仁大學擔任系主任、院長，可以長期陪伴在台灣同學及專業青年們。單國璽神父院長決心進一步將這些有志青年組織結合起來，在 1967 年「苦思」一個暑假，在淡水團聚前一天，一氣呵成，草擬「基督服務團團章」。當年八月九日，十日兩天在淡水團聚時，三位輔導神父及十六位青年，在研討後一致接納了的「基督服務團團章」。於 1969 年在台南教區正式立案成立「基督服務團」。同年，在北美讀書深造的同學們決定響應台灣開展的契機，把分散的隊伍集合起來，在芝加哥召開服務團北美會議，請鄭神父的大弟子張必剛神父從加拿大趕來輔導！那次聚會共有十人參加；開會期間欣逢美國 Apollo 11 太空船登陸月球。天空人 Armstrong 著陸後，呼

喊”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這也有點象徵服務團北美第一次聚會承先啟後的意義。

附上幾張歷史性的照片：

第一張：從左到右：萬建心，韋周湘，吳泰山，李文瑞，張必剛神父，鄭治明。



第二張：從左到右：吳泰山，張必剛神父，鄭樹英（非團員來賓），李明慧，黃美惠（非團員來賓），李文瑞，鄭治明，韋周湘，萬建國。



第三張：從左到右：韋周湘，張必剛神父，鄭治明，李文瑞，吳泰山，萬建心



第四張：從左到右：吳泰山，鄭治明，黃美惠，萬建心。



第五張：仰望天空，腳踏實地 —— 祝福在月球上的太空人Armstrong!



第六張：張必剛神父奉獻彌撒。



**深度領會，無比讚歎單樞機揀選「基督服務團」名稱的偉大、精心的構思與勗勉！

上面已將單樞機規劃「基督服務團」名稱與章程的歷史做了一個報導。記得有一次朱蒙泉神父在對團員的講道中，特別闡述了樞機的精心思維，把全名分開為「基督」、「服務」和「團」三部分，強調三者緊密相連的神恩特色。最近我對此相似三位一體的關聯有更加深刻的感受：在9月20日美中分團的第一次Zoom會議中，分團長玉珊邀請季明慧（前北美仁愛基金執行長）對已正式通過成為北美區團共同事業的「仁愛基金」作了詳盡的報導，非常精彩，傳神！指出我們服務團員一定要在基督內，以團體的方式，化理想、夢想為力量、為行動，服務社會，去服務人群！我們一定要超越教友聯誼會，高級知識分子俱樂部的層次，從彼此內部關懷的教友團體走出去，大風起兮！！

又，明慧已將她的報導製作成 YouTube 檔案: 越過大海，走進大山；並轉發給區團長們和 CSC Group 的 Line。請各位務必抽空閱覽，並思考一下她的問話：你認為大海是什麼，大山是什麼？有很多想象空間啊！

聖路易生活動態

● 豐富的生命

小紅

八月底剛搬到新家，感謝主我有一位同樣是聖路易華大博班第二年的室友！學習每周除草，上上週還除掉了有荊棘的雜草裡的地下蜂窩！老婆小孩都在台灣，很想念他們。這學期第一次接 TA 再加部分教學的工作，是一門很難的數學課，感謝指導教授願意給我機會，但壓力也相當大，希望能順利完成幫助老師教學。

達拉斯生活動態

• 我跟鄭爵銘神父認識的經歷

愈營

有些週末，鄭神父會帶著 4 個學生去雅加達郊外的一個小村莊裏作小型的避靜。那裡有一所小型的天主教堂和學校。我們整個週末都會待在那裡，與鄭神父一起慶祝主日彌撒。神父會花許多時間跟我們討論我們的生活及人生方向。我經常擔任彌撒輔祭，不久之後就領洗成為天主教徒。

我的第一個避靜是鄭神父帶領我們乘火車到中爪哇的一個小鎮。我記得好像大約有 30-40 個十幾歲的男孩，而乘火車旅行大概要花上 6 個小時，鄭神父是唯一的帶領人！整個避靜持續整整一週。其他的時候，鄭神父會帶我們去一個痲瘋村，為他們做彌撒。大多數痲瘋病人是華裔，與外界沒有任何聯繫，他們是由修女們在照顧。

有一次，他帶我（可能還有 10 個）到一家西餐廳，因為他要教我們西式餐桌禮儀並向我們介紹西餐。這是一家在雅加達由荷蘭人經營的酒店，在當時是一家頂級的高級旅館。

• 感恩的時刻

玉珊

回顧兩年來的服務，能做的不多，一則美中地區地緣分佈廣闊見面不易，一則大家平日生活都有不同的步調與節奏，連繫起來也不是那麼方便容易。然而新冠疫情卻讓美中分團開了一扇前所未見的窗戶，使得我們往後的連繫有了嶄新突破的方便。感謝大家終於彼此在 zoom 上見面了，也因為 zoom，我們終於克服了地域的隔閡，成就了美中分團的月會。九月份的月會我們特別邀請到明慧姊為我們介紹了北美仁愛基金「跨越大海，走進大山」的使命及理念。台灣區團和北美各分團都能共襄盛舉，實在太讚了。會後明慧姊又將兩個多小時小紅所錄的影像剪輯再打上中文字幕成為 50 多分鐘的精簡版。我現在將它的連結放在下面，好讓大家能找出時間，靜靜的觀賞，並為北美仁愛基金獻上您的祝福與心力，讓它更成長成熟，照顧更多的人群。

<https://youtu.be/wa5cnP0iJFw>



• 玫瑰聖母節

周道

教會禮儀年曆把十月份稱作玫瑰月(The month of the Holy Rosary)，主要原因是 1571 年 10 月 7 日在拉龐多(Lepanto) 附近伊奧尼亞海域(Ionian Sea，介於義大利和希臘之間的海域)的帕特拉斯海灣發生了一場由西班牙帝國、威尼斯共和國，和教宗國為主力的天主教神聖同盟(Holy League)艦隊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艦隊之間的一場海戰。這場海戰最終由神聖同盟艦隊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這個勝利肇因於神聖同盟軍隊在戰前誦唸了 3 個小時的玫瑰經，後來大家認為風向由最初有利於鄂圖曼土耳其艦隊的東風轉為有利於神聖同盟艦隊的西風，是因著玫瑰經的祈禱，最後使得神聖同盟艦隊取得了勝利。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歐洲為天主教會而言，有內憂也有外患，以內憂而言，誓反教(即基督新教)的分裂與百年爭戰，外患指的是強權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不斷的西進侵擾，企圖吞併整個歐洲大陸。這一次拉龐多戰役的勝利，不僅阻止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西進，也讓士氣低迷的天主教國家重新振作起來。教宗碧岳五世在 1572 年頒訂了每年 10 月 7 日為「勝利之母節」。

1573 年繼位的教宗額我略八世把這節日改稱為「玫瑰聖母節」，作為羅馬當守的節日，並且放在十月份的第一個主日慶祝。

1716 年，一個半世紀以後，神聖羅馬帝國的奧地利大公國軍隊又再次在伯鐸瓦拉丁(Petrovaradin)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軍隊的戰爭中獲得勝利。教宗格肋孟十一世於是就把玫瑰聖母節擴展至整個教會，以表達感恩之情。

教宗良第十三世，從 1883 年至 1898 年，十多年中曾先後發出十封通諭，專門講論玫瑰經的敬禮和玫瑰經的神益，神學家稱之為「聖母學的金言」。他在 1883 年發表《最高宗徒之職》Supremi Apostolatus 通諭，正式頒定十月為玫瑰月。

後來教宗碧岳十世再把玫瑰聖母節移回至 10 月 7 日。1970 年羅馬教會禮儀年曆將玫瑰聖母節的日子保存不變，但給予「紀念日」的地位。

我們今天紀念玫瑰聖母節日(The Feast of Our Lady of the Rosary)，並在整個玫瑰月(The month of the Holy Rosary)裏誦唸玫瑰經，就是要學習聖母謙遜的榜樣，並且協同聖母默想耶穌一生的奧蹟，從而由「滿被聖寵」的聖母那兒獲得足夠的恩寵，讓我們有充分的力量經由聖母到達耶穌。也就是經由聖母，師法耶穌，好戰勝罪惡的自我，走上跟隨耶穌的道路。

